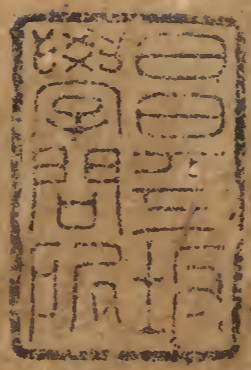


李退溪集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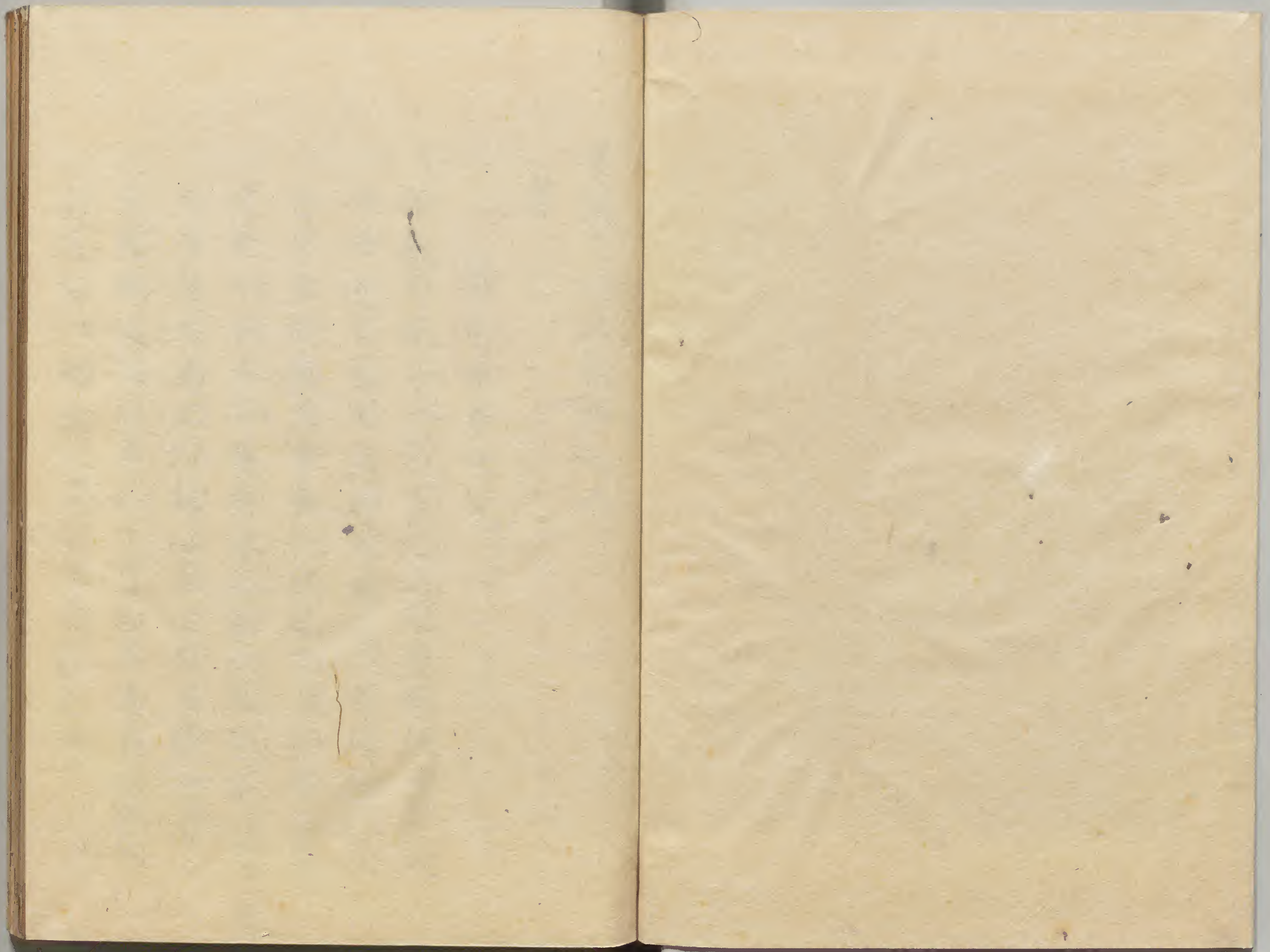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七二	一〇七	二
函號	七四	七二	一
架冊	二七	一七	一
冊	二八	一八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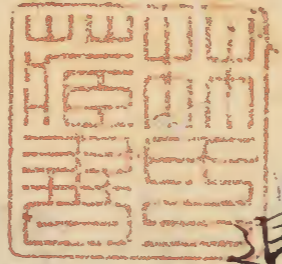
漢書	二七二	一〇七	二
類	七四	七二	一
架冊	二七	一七	一
冊	二八	一八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724
冊數	28 (17)
函號	318 17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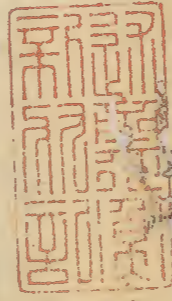


退溪先生文集



卷三十一
淺草文庫

景善問目 甲子



前教居敬工夫若有把捉底意思便為勞擾
云云近日更思之靜時或不待把捉而
自存至於動處若無把捉底功涉於悠悠無
定著如何大抵舊習未除新功難就苦心著
力庶幾有為而外物之來必有見獵心喜之
病輾轉浸淫以至於不自知其為非如欲刮
去舊習以勉新工用何道而能之乎

初學如何便能無把捉意思而得力於動處耶
但切不可太著意緊捉只於非著意非不著意
間加時習之功至於久而熟則漸見動靜如一
意味正不可以朝夕期速效也況在吾輩舊習
纏繞豈不甚可懼然亦只在其人篤志力行至
敬明理而懲空遷改久遠者如何他人何容力
耶所謂為仁由己正如此耳
見獵心喜先賢猶又免於十年之後在吾輩易
言之耶

別紙

把捉即操存之謂非不善也若未得
為耨苗助長之患觀顏子四勿曾子三貴從視
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所謂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也故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
則自無非僻之于朱子亦曰持敬之要只是整
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敢欺不敢慢則便身
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更於此思勉何如

答禹景善乙丑

辱書兼寄示德陽遺藁奇遵深以慰荷鄧林之
材未成棟梁而遽纏於風霆可為於悒其過於

號呼有不暇論者矣知公總入泮而長立請計
之舉時大學生疏論良苦良苦山中不見却報
不知今如何也僕得遂病願 恩造無比感戴
曷喻

答禹景善

所云事鄭子精書只云有一相云云又謂此事
李僉知知去至問於李公仲梁則所答之言與
君所聞者相同一時兩二人所聞之謗一左一
右可笑可恠然兩謗之中子精所傳吾無其事
吾何懼君及李尹所聞吾實勸止吾之御之上

吾何避不懼不避吾志素定但輕接後生吾自
以惜學老病之人本無間門授徒之意間有來
者或有故則拒而去或無故則不能盡去而留
者徃徃有之如君輩及近日之事是也所接之
中其人不能昏曉事或過為推重或自處本高
或行詭於常或言浮其實或妄攻人短或輕犯
世患凡此等事皆足以招人怨怒連累起闕此
混素深憂者若吾景善他非所憂只恐過為推
重之言以取人笑罵如聚詩文成卷亦其中一
事也來書謂不以示人若能如此則固無害然

一梅一作梅

尹雖不示他人必以示所親所親又以示其所親如此轉轉不止所以欲隱而彌露不如深藏不出或付諸回祿之為得故不敢送納也勿為恠訶袁甚京行在何時隨時隨處無非為學之地千萬勉旃以究大業以副所望前與安道書云云乃聞謗自省之道當然耳非欲諸君因此而沮向道之志也

別紙

啓蒙原卦畫篇註朱子答袁機仲書乾之一竒今分為云云其下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為云

云傳疑兩今字不可混看之說差誤其然字以下皆當抹去改之曰是皆據各八卦之內卦第一支推言六畫既成之後如此也其下云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為八此又言六畫成後非但第三支分為八初爻二爻之在二畫而為四段者今亦分為八段云兩今字皆指六畫既成後言

右前日為說大誤不自覺烏川諸人看得出因以修改率之甚幸之甚如覺有誤亦毋惜示及混告士純景善兩君

答禹景善

近因求蓮栽冒披小簡忽見惠書勤問兼寄到蓮根若干可足新沼之種感且為幸陽月固非栽植之時然俗以此時移栽花木而得活者皆是豈獨花中君子而不如他哉亦意其移來過冬則托根固而發花盛也承西岳文會不久而罷從來好事巧被魔壞然自謂前讀茫然在君等英妙之年豈其然乎惟如我潦倒昏昏者正當此語耳詩文欲如云付此人更有少商量事姑停之正不須汲汲也

別紙

言浮其實等語自引其過鑄責痛切志欲改舊而圖新甚善甚善然而愚也嘗聞之君子之謀道也為己為人一也安有知前之過而思自新也於為己則切切然惟恐其不及改於為人則不惟不思改而及益甚之理乎公既知混以公之過為推重為患而乃益之以山斗等語以此之說揆前之說是何為己謀則如垢思濯為人謀則如風鼓火耶執此言之為吾計者遇公之來當牢瀾固拒掩耳而走乃為上策且公何嘗

見天下有丘垤之泰山螢燭之北斗乎其為是
言不幾欺天下之人乎千萬勿以戲言見加以
卒就俱困之地也幸幸

範之吉凶因所行得失而類應莫非元定可見
之實非如易之吉凶遇事推筮立卦生支而後
可見故其吉凶皆生乎動之比也

少陰居東少陰之數居東卦居東則少陰之居
東何疑乎春雖屬陽造化之理無截然為陰為
陽之義則豈不可又為少陰乎

答禹景善問目 啓蒙

序

蝶音義

蝶音雪四四間別而計之也

嫌疑

一彼一比從違未辨之類為嫌或可或否吉凶
未定之類為疑

自本而幹自幹而支

本指太極也幹指兩儀也支謂四分為八以下
也然自兩儀而看則兩儀為本四象以下為幹
支自四象而看則四象為本八卦以下又為幹
支節節如此遞看

若有所迫自不能已性傳按一倍為兩兩倍為
四四倍為八八倍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
十二分為六十四者非強意書出而皆本自然
之妙若有所驅逼於後而推起之自不能已也
如此

分合進退縱橫逆順性傳按分合者握而未
分分而復合也進退者二少進退於二者之
間也縱橫交錯之謂逆順自掛劫推過揲為
順由過揲亦掛劫為逆

此說固是然逆順之義就四象虛以待圖看

亦分曉

無往而不相值性傳按四象為數或以占位
之餘或以掛劫或以過揲計之皆令其數故
曰無往而不相值

然

形於法象性傳按繫辭曰見謂之象制而用
之謂之法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進齋徐氏
曰法謂數法象謂成象

謂自然形見於效法成象之間非謂著見者為
人之可法可象也

專於文義

圖書象數之原專不理會而只靠書冊緣文生義用意推說也

涉於象數

不專事文義而稍涉象數者亦不得象數之真
小註 朱子曰象數亦皆有用性傳按談易者不知易假借虛設之辭而每卦爻象數皆依著一事直說其理泥而不能應天下之變象數為無用矣若曉得此書則深得假借虛設之意而知象數應變之無窮而為有用矣

此處不須說到假借虛設之意只謂易中聖人所言象數不過啓蒙所引數條而已而其義已盡說破學者曉得此書所說象數則易中象數皆有用云耳啓蒙皆用繫辭孔子之言而釋之其言皆象數也

假借虛設性傳按比如乾卦潛龍坤卦牝為之類皆虛設其象以為占事之應也

然

正說出性傳按此調直指其事而言假如言乾之初九不言若龍之象而直說聖人進退

陰陽消長則是依著一象而正說其理以一卦當一事矣若然六十四卦亦只為六十四事而已豈能該天下之事應天下之變哉

同上

都來應得性傳按此言象數皆應占事也

是

本圖書 易大傳曰云云 小註 朱子曰

河圖洛書為不足信性傳按一云歐陽泥於易置之說而難信其某為圖某為書也一云歐陽以則圖書作易範為不足信也若如前

說恐不當下不足二字其為後說無疑但其下即係以終無奈止不可破除之言是專為發明易置之誤隔一圈別起一段始有易出於圖範出於書之說證明至到易圖說合二論為一件說話見之甚易記錄者之置一圈分作兩截無乃誤耶

前說誤矣後說為是但此條專為發明圖書足信不可破陰之意而已隔圈一條亦非是發明易置之誤亦只是明圖書為易範所從出不可不信之義其置圈二說之間亦何害耶

劉歆云云 小註 陳氏曰互為正變性傳
按主河圖而言則河圖之對待為正洛書之
流行為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之流行為正
河圖之對待為變蓋其所主而言者異也
恐如此

兩其五行

生於天者成於地生於地者成於天五行無不
各具天地之數故木有用甲乙火有用丙丁餘三行
皆然所以謂兩其五行

參互呈見性傳按河圖有流行之用洛書有
對待之體河圖有相克之理洛書有相生之
義豈非參互呈見者乎

是

表裏性傳按表者數之形於圖書者也裏者
理之隱於圖書者也蓋云河圖舍九疇之數
洛書具八卦之位之

非謂數為表理為裏只是既然見成者為表隱
然包含者為裏

邵子曰云云 曆紀之法肇於此性傳按觀
天與日月之會而成曆考驗天象必以星為

度如二十八宿分周天之度以為天體者是也
也枚曰曆紀之法肇於此

是

蔡西山註 究於六十性傳該天地之數必
以六十者六甲而天地之數窮矣故凡天地
之數小盡於六十大盡於三百六十
然非獨六甲黃鐘為萬事根本而五聲十二律
相乘亦究於六十是固天地之數本然也

小註 統氣

陽律統陰呂也

類物

未詳

五運性傳按地二之火屬於少陰然矣又屬
於少陽何耶天五之土屬於太陰地四之金
屬於陽明亦何義耶

未詳

天一地二云云 補解 變化性傳按變者
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生數則不論陰陽而皆
稱變成數則不論陰陽而皆言化可也今反
是者陽唱而陰和之陽動而陰隨之陰數雖

生不可以變言陽數雖成亦不可以化言也
當如此看

小註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性傳按朱子曰
陽動而陰隨之故言變合今言陽變而陰合
生水火云爾則水則固也惟火也地二生之
天七成之不可以陽先陰後言之如何或曰
陽變而生水陰合而生火作兩項者非謂水
無與於陰火不成於陽也只以其所主者言
耳或曰火雖生於陰而成於陽於陽不可言
合於陰不可言變故如是帶言之耳或曰成

數雖陽乃生之陰生數雖陰乃成之陽故如
是渾言之耳三說皆似不知某為確論
數說相須其義始備恐皆當存之

先其輕清以及重濁性傳按即此論之五行
之生若有次第而以有則俱有之說觀之又
不可以先後言也此造化之妙所以不可測
而亦不可執一定也理氣之辨亦如有理
斯有氣有氣斯有理初無彼先此後之理也
又按先輕清後重濁也說恐是不易之定論
也以天開地闢之理觀之輕清者開於子重

濁者開於丑非有先後即勉齋第一說非以
分先後為非也只以論五行者泥於自一至
十之序而或以為水火生於一二而未成於
木金土未生之前必待夫木金土之生三四
五之過然後始得成字第六第七云耳故立
此論以發明之非謂其生也無先後也是以
於第二說以人物之初生喻之而以精為體
此造化之有水氣為聲此造化之有火精氣
雖不可以先後間也而人物之生也精凝而
氣有所聚體具而聲有所出是於水火略分

其先後也又云水火雖有成質但能潤能炎
至生木生金然後形質全具第三說又云一
濕一燥為水火濕極燥極為木金其著一極
字亦可以見分先後也至於第五說又有陽
始生為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強盛陰始生為
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之論其分先後也明
矣可如此看否

此說甚善然自有先後處言則固如此而從本
則俱有處者則又不得膠守一說苟膠守一說
而廢一說不足以達造化之妙

奇偶多寡性傳按奇為寡偶為多陽數寡陰
數多

然

視聽分精氣性傳按前段說視陽聽陰後段
云精之盛者為視氣之盛者為聽精衰而目
暗氣寒而耳聾前後起語大有逕廷朱子曰
魄是精魂是氣魄如水視能明聽能聰底見
於目而明耳而聽者是魄之用此數說皆以
視聽並屬乎精未見有分配於精與氣耳朱
先生又嘗語人云某近來覺得重聽多忘是

魄先衰此又與氣塞耳聾之說相反且考諸
性理大全書又有勉齋之說云精之神謂之
魄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為之也是又以
視聽並屬乎魄如朱子所云此等議論非獨
不同於朱子其所自為說彼此各異何耶
勉齋說自相反處於傳疑亦已言之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云云 小註體圓
用方體方用圓性傳按圓無四角之體也方
方而止也指數之偶方有四角之體也圓圓
而行也指數之奇

是

用則存乎偶用則存乎奇性傳按偶指易卦之一陰一陽蓋圖之數偶故聖人則之而畫是其用存乎偶也奇指九疇之流行蓋書之數奇故聖人因之而叙是其用存乎奇也當就圖看得用存乎偶至於易卦之偶乃餘意也書之用存乎奇同此

以質而論性傳按質五行之質也以質而論水自為水火自為火是為各居之義

是如此

以氣而論性傳按氣五行之氣也以氣而論五行各具陰陽初不相離是為同處之義

同上

有分有合性傳按圖書最好看各居其方是分也同處其方是合也

是

河圖四象之合性傳按生成同處不可謂四象之合只是說太陽位與太陰數相合太陰位與太陽數相合洛書四象之分亦可以此推之如何

然位數之合與生成之合非有異數也

卦氣性傳按太陰之卦有太陰之氣太陽之卦有太陽之氣

既成八卦後不可言太陰卦太陽卦也只圓圖之運自震至乾自始至坤陰陽消長皆卦氣也若京房六十四卦卦氣之序又別是一說

曰中央之五云云 中主外客云云性傳按以成數看成為客而生為主以生數看中五為生而生數為客所以分中外也

如此

小註 覺軒蔡氏說性傳按所論本為圖書

位數相錯之中有相對相對之中有相錯洛書則可易見河圖則難可曉一得五為六以生成言之則同處一方不可謂之相對以位數言之則一得五為六亦妄取義於相對耶若曰一得五為六而位乎北二得五為七而位乎南是為相對東西亦然其相對則然矣而非生成也非位數也不若洛書位數之相對生成之相錯之為有意味如何

上文以位數相錯為言則其言相對處亦當以

位數看蓋一與二位相對也六與七數相對也
三與四位相對也八與九數相對也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 小註 生出生成性
傳按生出或以為自中五推出四方之數謂
之生出是恐未然生出只是天一生水地二
生火之次耳生成某生之某成之之次耳然
以大註觀之始下次上云云始下豈獨取生
之一而不指成之六次上豈偏說生之二而
不及成之七耶

疑及言則只云生出就其生出而細論始有生
成之分耳然始下舉一遺六次上舉一遺七之
說不然六七八九非遺也又始于下而六七以
九疊數之也

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 七則九之
自西而南八則六之自北而東性傳按一三
五積而為太陽之九進之極故必自九退而
為少陽之七二四積而為太陰之六則退之
極必自六進而為少陰之八陰退陽進其常
而此則陽退陰進所以為變也

是

無適而不遇其合性傳按朱子本意蓋謂無
適而不值七八九六之數也縱橫十五相為
消長而為七八九六虛五分十則分一而成
九分二而成八分三而成七分四而成六以
此以彼每遇七八九六之數也故王齋釋此
改列叙相為消長而為七八九六虛五分十
而為七八九六即贊之曰無適而不遇七八
九六之合此所謂變化無窮之妙也是則明
白無可疑因是推之以下又曰七與八九與
六每相聯屬云爾則是七八自相聯屬九六
自相聯屬似非朱子不遇其合之意而又係
以河圖二舍八三舍七之說則是非非七與
八九與六相為聯屬之意而反與朱子分十
之說同其下洛書一得五成六合九四得五
成九合六之說非徒與朱子不合又非所謂
聯屬之意也二四成六九居中之云正說聯
屬而其結辭又曰是亦七八九六無適而不
遇其合也此所難曉如何看不失朱子之本
意而乃得玉齋之所指耶
此段看得太煩碎真所謂不當疑而疑者也蓋

以每相聯屬故無適而不遇其合無適而不遇
其合故每相聯屬則吾未見二說之有異也南
二舍東八東三舍南七非七八相聯屬邪北六
西九亦然然則非相聯屬之云未可曉也又既
云成六而合九成九而合六云云反曰非所謂
聯屬之意何邪凡胡氏所言皆遇合聯屬之意
故其結辭云云今云難曉不知其說也

四然則聖人之則之也云云 小註 玉齋

分卦性傳按傳疑斷以非附會無據未得聞
命位數配卦朱子之說明矣恐不可以他論

立異也况此非朱子之義起乃伏羲之所定
非伏羲之自定乃天地之自然乾元生於太
陽而一九乃太陽之位數則當以一九分之
不當係之以二七巽坎生於少陽而二七乃
少陽之位數則當以二七配之不當係之以
一九也玉齋豈不知此而為是說哉特以易
方之數故然也而其論橫圖則曰老陽分為
乾兌少陽分為巽坎此則反是何耶卦生之
次應無間於橫圖而卦分之位大有變於彼
此何耶其曰乾為金坎為水之論其亦合乎

聖人說卦之本意耶

朱子以老少位數分卦胡氏以老少至配分卦
二義雖不同各有其說故曰云非附會無據耳
其中或有病痛故又云以位配卦也不無義例
之可疑而前後證論不一不再終以韓氏說破
之矣乾金坎赤聖人既言之雖未得詳其義亦
豈可以胡氏引證為非耶此等處不必深求且
當輕輕地說過

居窮冬相錯性傳再三承教疑或愈滋若以
冬之陰氣溢於春初為相錯云爾則意義多

右未瑩玉齋此說本為設卦分方而以東北
二象之不動為陰守其常故云一水只為
艮坤而不得通變為離震三八木只為離震
而不得通變為艮坤此陰之所以小而不能
他有所兼也此下不應以冬陰之溢為言也
況離震為春之卦亦安取義於冬陰之溢哉
窮冬為陰本位故為老陰若春則冬陰之溢故
為少陰陰小而守其常故雖不能他有所兼而互
變其卦然二陰之為冬為春則固自若也豈不
可謂相錯而為冬與春之卦耶嘗見朱子謂門

人曰讀書寧拙毋巧寧踈毋密心疑巧固病也
密何為病而拜戒之今公於此等不當疑處苦
苦生疑雖反覆奉告而猶不釋然正是讀書太
密之病幸思之

傳疑 納音圖 旋相為宮性傳按一辰之
中配土之辰相次為宮如子之辰則庚子土
為宮丑之辰則辛丑土為宮之類

疑如此

左行向火性傳按此圖只主納音故雖錯置
五行者以五行本方之位言之則金西火南

自金向火故謂之左也

然

上下生性傳共以天地定位言之子居北坤
位午居南乾位子為下而午為上也陽始生
於子故曰下生陰始生於午故曰上生

以子午上下言之似如此然其下云天氣下降
地氣上升又律呂每益一謂之上生損一謂之
下生則當云下而生上而生也非自下上生也
支干自東右行性傳按子位於北而支干始
於甲子自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東左也西

右也故云右行

三元

翰墨全書謂正朝為三元歲之元日之元日之元

原卦畫古者包義氏云云 神明之德性
傳按易卦皆狀神明之德乾健也所以狀其
德之健也坤順也所以狀其德之順也餘倣
此

神明之德有健有順而乾坤有是德他卦之德

皆然是因卦而見神明之德故曰通神明之德
類萬物之情性傳按類猶區別之意以六子
言別其震為雷兌為澤之類是也

類以類而分也如雷類震澤類兌各以所類之
情分之也

註 乙定之形已成之勢

此指所以定所以成之理也非謂形勢已具於
渾然之中也

小註 雲莊說 天下之至變性傳按此指
易畫之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

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
四以至乎百千萬億之變也

然

必有所依而後立性傳按此所謂道非器不
立之謂否

亦是太極之理依圖書而立

易有太極云云 道為太極性傳按道猶一
陰一陽之謂道也此道字不可通者率性之
道否人物各循天性之自然則莫不各有所
以當行之理此非太極乎

朱子答呂子約書論冲漠無朕處可見矣蓋率
性之道即太極

心為太極性傳按在人則當以本然之性未
發之初為太極而今指心為太極何耶心統
性情故云否

心靜而太極之體其心動而太極之用行故云
心為太極

四象圖下 五齋說 過他不任性傳按此
言造化自然之妙如此過之而難可任也猶
所謂若有所迫而不能自己者也

然

八卦圖下註 三才略具性傳按三才者天地人也謂之才者疑就用處而言略具云者三才之象備於此三畫而不如兼三才兩之之備之備也上畫天也中畫人也下畫地也然

小註 玉齋說 位次相挨傍

此處有不可曉者昨一以事理言之二太交而生艮兌二少交而生震巽兩儀交而生坎離玉齋乃曰兌艮震巽交而乾坤坎離不交其言交

不交不在所交而在所生一也二少位次相挨傍固也二太隔二少而亦云相挨傍者豈不以本相配位故云爾耶然而玉齋說挨傍不在四象而以兌乾艮坤震巽六卦為言二也當更思之

太陰太陽不動乾坤震巽不動性傳按太陰太陽不動此言兩儀不交於生二老之時也非謂二老自不動也乾坤震巽不動此言四象不交於生四卦之時也非謂四卦自不動也

此說似然然其於兩儀生四象處說不動與交
不以兩儀而以四象四象生八卦處說不動與
交不以四象而以八卦其可疑與前同
六十四卦圖後 朱子說 與今周易次第
行列不同性傳按此以卦之生出次第序之
周易以卦之入用次第序之入用次第說見
序卦傳

然

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

原節一舉眼便成四片四之外又有四朱子此
論見性理大全輕世書後論

黃氏說 不相通性傳按先天太極兩圖其
理一也而立義不同法象亦異不可強而道
之也

是

天地定位云云 八卦相錯性傳按此言三
畫卦交錯於上下而為六十四也以乾八卦
看乾兌錯而為夬乾離錯而為大有之類餘
做此

是

小註 朱子說 須如此性傳按此言必中
截橫圖以巽接乾以震接坤而為圓圖然後
自震一陽而始可見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
陰坎艮二陰坤三陰之次第耳

是

稍涉安排性傳按橫圖自乾一橫排至坤八
實是逆數未生之卦而乃易數之自然今圓
圖之左方乃及於橫圖而順數已生之卦雖
似出於人為亦莫非自然之如也

然

天文說左右

天文以自東而西為左旋以自西而東為右行
今自北而東自南而西為左右故云與彼不同
陳氏說 卦圖始生性傳按此指圓圖始生
非指圖圖只言六十四卦圖之始生非如圓圖
只如橫圖云耳

胡氏說 陰陽節候次第性傳接自震一陽
至乾之極巽一陰至坤之極皆陰陽之自微
至著

是

人之推測性傳按推陽生於復之微如陽極於乾之著推陰生於姤之微知陰極於坤之著

是

氣中

氣中如子中午中卯中酉中皆氣之中也

十二月卦氣不同朱子所謂文王說話性傳

按二十四氣分屬於卦十二辟卦復一陽為十一月臨為二月泰為三月乾為四月大壯為五月夬為六月否為七月觀為八月坤為九月

十一月為五月三陽為十二月奉三陽為正月大壯四陽為二月夬五陽為三月乾六陽為四月大壯四陽為五月夬二陰為六月否三陰為七月觀一陰為八月坤六陰為九月

謂卦氣不同也即所皆以先天圓圖分配而卦

氣不同以為文王說話何也蓋十二辟卦雖

出於先天圓圖而文王之承亦屢言之故直

以是為文王說話也

十二辟卦雖在先天圖中而疎密參差不同與

上文以卦分配二十四氣疎密整齊者各是一

說以卦配氣伏羲說話十二辟卦文王說話今

合而為說非也

八卦各自為一節不論月氣先後

八卦各自為一節即分配二十四氣者也月氣

先後即十二辟卦也

又曰太極既分云云小註朱子答袁機

仲云 上半下半性傳按下指陽在左為下

上指陰在右為上也半謂陽左陰右並而交

之則必以陽之下方之半交陰之上左之半

也只是舉對交處兩端而言非棄其陰右陽

左之半也

是

其機渾然而無間

只謂無分老少而交故曰渾然無間豈有他義

耶

知圖之分陰分陽止不易其分性傳按朱子

以老交老少交少繁然有分者言之故因未

子之說可以知圖之老陽乾兌位乎東南老

陰坤艮位乎西北少陽巽坎位乎西南少陰

離震位乎東北互相對易而分象之老少不

易其位非若邵子所云少交老老交少之互

易其分也

固是

是故乾以分之云云 乾以分之性傳按乾

以分之之說曾蒙下教皆以分字為闢字之
意謂闢陰之闔也自震之一陽都是闢陰而
獨言乾者以分之極者言下文陽分陰之說
同今竊有致疑於斯者分字不是闢字之意
恐是分出之意長則分分則消言陽長則陰
已生陰生則陽反消也蓋陰陽雖是二物而
陰實生於陽也故王齋釋之曰動而陽靜而
陰者皆乾而乾實分陰陽云爾則分字何以
取義於闢字耶又引朱子一氣動靜之論以
明陽之統陰之理且下文陽分陰之說進齋
釋之曰陽分陰故曰父生此尤可以見非闢
字之義矣如何

乾以分之對坤以翕之分間與翕聚為對一也
下文無極之前陰舍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
陰之所舍陽之所分師一闔一闢之謂二也闔
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聖人已對言之三也忽
然半夜一聲當萬戶千門次第闢朱子又言之
四也玉齋舍正意而以分限釋之既非翕聚之
對乃強以陰陽分限之義引上乾無不君宰之
意其實邵子此段無乾以君之意思而玉齋縱

言至此已不可曉今公分出之說初非玉齋意
又非鄙意而力主張何耶

一交再交性傳按或曰震巽自相交也兌離
坎艮自相交也或曰若如前說別無意味而
玉齋不應云初交為震巽再交為兌離坎艮
矣但上言乾坤定位而即係以一交再交云
爾則乾坤初交為震巽再交為兌離坎艮矣
兩說皆未穩只是陰陽初交再交為六子也
陰陽交之說前已云是

小註 胡氏說 分限

韻會去聲分字有分劑限量之訓

巽消之始風以散之性傳按散則物具言生
物之功而此云消之始何也蓋巽為五月之
卦是乃物具之時而一陰生則亦是消陽之
始也

是

又曰無極之前云云 或問朱子說 須有
有無性傳按或者之意以為既云無極須有
有極否

是

坤為太極性傳按一動一靜之間為太極坤
復之間固也若直指坤為太極則似未穩當
恐是記錄者之誤也

上既說坤復之間乃無極而於此吾舉其說故
省文而云耳

徐氏註 萬戶千門性傳按此指六十四卦
否抑指明年萬物主長之理否

在易則六十四卦在造化則明年造化

又曰震始交陰云云 陽長陰長性傳按兌
少女而云陽長艮少男而云陰長其下即係

以兌在天之陰艮在地之陽前後之說紛紜
交綜莫測其端造化之妙雖曰不可泥看亦
不應無說願受明教

兌艮自下二爻而言曰陽長陰長自上一爻而
言曰在天之陰在地之陽其取義多端如此故
曰不可為典要若一卦只取一義何以為易

小註胡氏說 四維性傳按網之大綱為綱
小綱為維此言四維指四隅之偏也
是

又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云云 為所剋之

陽性傳按此謂曾為陰所減削之陽否抑謂
是剋陰之陽否
謂剋陰之陽也

又曰圖雖無文云云 小註胡氏說 小底
變成大底到大底又變成小底性傳按以陰
陽言之其初生也小而極則大大則消消則
小矣

疑是積小以至大大既成了又自小積成去如
積時以成日翌日又積時去積日以成月來月
又積日去月之於歲亦然故云

納甲性傳前承下誨納卦于甲今以乾納甲
壬文勢觀之當是納甲子卦也如何

恐納卦于甲也

時往時來性傳按時一本作閑閑字何義
閑是自得而無繫累之意如莊子說天游耳

無甚意義性傳前承下誨甚作甚麼義看若
然是謂無甚麼意義猶言別無深意歟

然

乾坤陰陽之一

一字猶純字之義

坎屬陰陽之中

陰陽在中故云

順大過似乾坤之一

順大過除初上二爻則似乾坤之純為陰陽故云

中孚小過似坎離之中

中孚小過中兩爻似坎離故云

後天卦圖後朱子說中孚性傳按伏羲之圖推本天地定位而設是為深頭文王之圖以互變流行而作是為中孚

不始於源頭截自入用後說故曰中孚

說到六畫滿處云云性傳按凡論自太極加

一倍以至六畫者皆先天學也

是

各因一義推說

後天取義有許多故云此不須致疑

取義又不同性傳按彖經彖傳大小象取義皆各不同然不可以不同而廢一說也豈有彼此相妨

是

陳氏說 反而兩相對性傳按唯一則無對
而反則為有對矣如乾坤卦正置倒置皆為
乾坤何嘗有對如也卦反置則為蒙是為有
對矣此云相對非謂方位相對也

是

帝出乎震云云 嚮明而治性傳按重說南
而之意抑指禮樂文物之明耶

南方為明

註 兌艮為耦性傳按以位言之兌居西正
艮居東北似不可以耦言也此云者恐是本

以少男少女一主說言之位一在成言之位
故稱為耦也

不過如此

又曰易有一陰一陽云云 小註翁氏說
只此四位止義文微意性傳按天地間本無
截然為陽截然為陰之理則不獨於四位陰
中有陽陽中有陰四隅之位亦皆然也但此
四正乃位之極好獨陽則過於剛獨陰則過
於柔不能成變化之功故義文位四正以四
卦實贊造化之微意也

好番

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 以長為先

震為長男而初爻為陽故為陽進之始陽以長為先是以位乎屬陽之方

以少為貴

兌為少女而第三爻為陰則退之後也陰本主退以少為貴故位乎陰用事之方也

進之中性傳按坎中爻為陽故為陽進之中 禽為退之中做此但中之取義未能分曉

進而居中退而居中

乾為首云云 小註 朱子說 不信象性

傳按此謂不用象而直以理說之也

譬喻樣說性傳按此謂如乾之潛龍見龍之類乃是象也而程子以為以此物比彼事皆

不信象故然也

上面來歷性傳按此指象數也

凡此數節 推其未明之象性傳按明猶發明也謂因伏羲已成之卦而能發明他人未明之象也

皆然

傳疑邵朱分四卦不同圖下借圓圖之方

方方位也

納甲圖合朔有先後

合朔月與日會之時刻或在午前或在午後見天地萬物論

明著策河圖積數五十五云云小註

朱子說一六共宗為太陽之位數性傳按一為太陽位六何以為太陽之數

前已屢言

老陽變圖後叙居一會九性傳按居一

之說不須拘看上言掛劫之九過樸之九是為太陽居一而所含之數也於此欲並求居一之象則不可得矣少陰少陽老陰亦然

然

小註胡氏說一箇十二有徑一之義三

箇四有圍三之義性傳按以劫數合而為一其十二則猶徑一之象分而為三箇四則猶圍三之象只云合則有徑一之義分則有圍三之義耳非真以此為徑一圍三而用之也

義字術字皆是象字之義過操之數倣此

然

老陰變圖後 小註 蔡氏說 生著性傳
前承下誨以為操著生文今按易說卦傳幽
贊於神明而生著故或問於朱子曰某謂生
字似只當與下而立卦立字生文生字同例
看所謂生著猶言立著而用之耳未知是否
朱子答云卦爻是人所畫著是天地所生不
可作一例說兼以立著而用之為生著亦不
成文理云云蔡氏之論與或者之言同蔡氏

之見亦誤耶

蔡氏此說生著固與或說同然所未知者蔡氏
并與說卦生著字亦誤作操著看與否耳

凡此四者皆以三變皆掛之法云云 小註
胡氏說 陽三陰一為圓三徑一之術云云
性傳按陰一為徑一之象陽三為圓三之象
陰陽各二為圓四用半之象言其象如此耳
恐是如此

且用舊法云云 陰陽以老為動性傳按蔡
氏前論老陰見損少陽老陽致益少陰

而此論老陰歸四于老陽少陽歸四于少陰
前後之說不同是亦各取一義耶
取義多端皆此類也

北不可見

此亦不須苦疑只以人之前與左右可見而背
不可見推之天地亦然蓋天在地上見者
一百八十一度半強地下亦然自此極前後分
南北而看極南可見者一百四十六度強所不
見者才三十六度極北可見者才三十六度所
不見一百四十六度強豈非北不可見耶

小註 朱子說 加倍而得者體數也性傳
按竒耦對待漸次生出有齋整而無饒乏合
為六十四而八卦各得八焉正猶六十四卦
加倍而得者也

恐如此但不可言漸次生出當云累變而成

胡氏說 四四十六各去其一性傳按四時
各四月則是為四四而一歲為十六月矣四
日各四十日則通計一歲亦為四四而為十
六月是以各去其一則一時三月一月三十
日也

四時四月之說得之僅一月四十日則當通計
一時四月各四十日而云四四十六是為一百
六十日矣故四月去一為三月四十日去一為
三十日耳

至於陰陽老少之所以然云云 小註 祭
氏說 宛轉

宛轉猶言委曲輾轉

老陰之變陽未成老陽之變陰未成性傳按
老陽之奇一其十二少陽之奇一其十一而
又餘八是猶存老陰之偶也老陽之策三其

十二少陽之策兩其十二而又餘四是猶多
於老陰而未及乎三十六所謂陽未成也老
陰之奇兩其十二少陰之奇一其十二而又
餘四是猶存老陽之奇也老陰之策兩其十
二少陰之策兩其十二而又餘八是次少於
老陽而猶多於二十四也所謂陰未成也
恐如此但餘八猶存老陰之偶餘四猶存老陽
之奇此則未必然下文少陽策數餘四處曰由
老陰少陰策數餘八處曰由老陽皆相反而言
之故知其未必然也

乾之策云云 小註 胡氏說 繞地左旋
性傳按自東而西也

然

氣朔分齊性傳按氣盈朔虛之分相齊也
疑此分字是去聲分限之義

天裏看天外者

凡觀物身在其中不能辨識身在其表乃可明
見程子堂上堂下之喻東坡廬山面目之說皆
然况天無形體經星為天體星行即天行天裏
看昨日起處今日過處無標可認故為難若自

天表太虛空裏看來則可不迷此璿璣之制
所以有六合儀在天之表天運不停而六合儀
不動以不動之躔度為標識而看天與日月五
星之行度故其進退遲速如指諸掌此太虛空
裏看天之術也然此術器在天表而看者猶在
內至如渾象則作一團天形與日行而人自外
轉而觀之此尤可見天外看天之不誣也

常度之餘分性傳按以日言之四十分乃是
常度以月言之十九分乃其常度此云者七
分乃十九分常度之餘分也

度則天與日異而餘分則固然則此餘分者當
并天與日而通者可也

進退盡本數性傳按日行一日只到那角上
而今云進過者何也以月之退看若有進過
之度也非謂日行有過於角也

二十九日半內日月所行自日而看則日進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自月而看則月退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實日只行二十九
度有餘耳對月退而言故曰行盡太數處不
須拘到角上之說也

十二支相合

斗柄所指之辰與日月所會之辰若有相應故
曰相合恐不過如此

日行却得其正性傳按天則過一度月不及
十三度而日行一周恰盡故云得其正
恐是如此

二篇之策云云 小註 西山說 立大衍
之法以倚之性傳按乾坤之策乃天地自然
之數而非大衍則無以算起故聖人立大衍
以倚之蓋乾坤之策倚大衍而數也

然

是故四營成易云云 小註 朱子說易

之一變

若以易字看作變字則可若以為易之一變則不可

西山說 易變

少異於朱子之論然西山非以此變字為變爻之變只是以因此一變而為陰為陽故云入用也

胡氏說 過底意思性傳後喜過方有悔

過字對正字正是正當恰好處過則已是過多也過了恰好而有不好意思故為悔

蓍菴

韻書蓍菴始華也又云花綻貌

顯道神德行性傳反覆承誨終有未瑩其於非是人硬恁地做之說尤有疑焉

德行雖人所做底所以為德行者皆易之理也 聖人體易之理潛見躍飛行止久速皆易之序也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本義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

夫觀變玩占而法行之而得易之序得易之理
則人所以神其德行豈非因易之數字易之數
因占筮而見故孔子贊占筮之法而終之以此
言朱子又以行以數神釋之恐不必為疑也得
易理行易序則神妙無方著一毫固必於其間
則是人為硬做而不神矣

傳疑 卦劫數該八卦象圖下說 乾兌離
震之第一變坎艮坤巽之第一變云云性傳
按十有八變而後八卦之名可得而見今玉
齋所謂變乃每番再劫之十變也初變得四
為陽儀之象得八為陰儀之象再變而四之
上又生四則為太陽之象生八則為少陰之
象八之上又生八則為太陰之象生四為少
陽之象太陽象之上生四則為乾之象生八
則為兌之象云云再恐不可以八卦為言也
如何

詳觀五齋本說則無此疑矣但因比問覺得傳
疑得南儀得四象得八卦之下各欠之象二字
今當補之

考變占 題下小註末字說剛來柔進性傳

按剛陽爻也柔陰爻也言陽爻自某卦來陰
爻自某卦進云爾彖辭剛上柔下之說皆類
此
如此

文王孔子之說

文王彖辭雖不言卦變之例而孔子以文王之
意作為彖傳多說卦變之義故並稱文王也
乾卦用九云云 不可為首

純陽居首太過於剛非所以用剛之道故不可
為首不可為首故變為陰矣

小註 朱子說 牝馬先迷

大抵陽饒陰之陽全陰半乾無所不利故不言
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言只以柔順貞正為利
其他不能皆利也陽先唱陰後和其常也若及
是而陰先則迷失道必後之然後得其道故曰
先迷後得此坤卦象辭也

一爻變 小註 僖十五年 亦無眚也

眚與也歸妹上六爻辭曰士刲羊無血女承筐
無實蓋筐所以盛幣行禮以與人也死實則死
以與人故云云但不思本文而變文言之未詳

二爻變

小註

先後首尾性傳按變爻以

上為主不變爻以下為主是有箇先後首尾
此言殊不分曉似謂卦則皆從下生上去所占
之事皆有先後首尾故變爻與不變爻之所主
不得不隨其所重而有上下之異云耳

方圓朱子說

乾坤艮兌坎離震巽之交不

交也性傳按乾坤交則泰不交則否艮兌交
則咸不交則損坎離交則既濟不交則未濟
震巽交則益不交則恒也

是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書

答禹景善 丙寅

別來條已改歲，萸葉七展，光陰不容，祀玩如此。思戀無堪，辱惠書至，審知新履珍裕，慰流之情。又不自勝，混病八新年，加以腰痛，適此歲時，人事之擾，殊覺酸苦。今甫少定耳，靜存晦養，多年晚復，叙職七友，交慶，恨不得面致賀意。至如賤跡，積數十年疾病，狼狽之餘，蒙恩罷官，爰得其所。國人孰不知之，若後者云云之事，是無異

陷人於既窳之中苟有素相知者旁觀而不救
亦豈人情耶故想必無其事看必力抹吾無憂
也

別紙

示喻教人接人之道處得其中固不易也以子
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處觀之公當初所見如
子夏之言故所疑如此其後思得處又如子張
所謂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之意二子之
言雖皆若有理而不能無偏須如集註朱子之
論然後為得中而無弊也然今之人身不及大
賢之域者其於遠損友絕大故之際處之苟未
盡善小則致怨大則取禍此所以不可輕也且
來喻後段以聖人事言之理固如此但理一之
中氣稟有萬不同此所謂分殊也故聖人雖竭
兩端而教不躐等此尤不可不知者也延平謂
朱子曰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
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正謂
此也看來說似於理一處稍有悟得只於分殊
處全不及故奉告如右幸思之

答禹景善

兩宗之革 聖斷赫然吾道幸甚天平萬歲朝
野騰慶即今藹藹洋林想學履俱勝混 思釋
重負雖云少幸濫秩準職尚未控免日夕憂惶
柰何柰何示及別幅儘有議論亦緣蹤跡如此
敢以妄見作為文字送入都下未安今茲未果
俟後少定當有畧報耳其中割股一段來論似
得之鄙說因朱子庶幾之言而云云不為無據
然終覺未安明道操舍非聖言此一段未知出
何書示破為望

別紙 問目在下

問目內費隱一段最緊姑畧言此恐不可以氣
與器言也本章註朱子說因問者并舉形而下
者故先有形而下者甚廣之云其實只為其下
將說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無物不具無處
不有設此一句於前而為之田地爾正與釋夫
命之謂性處先言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
成形而後乃說理亦賦以下云云之意同蓋理
不能獨 將說理處先說氣其意非以氣為
理而妄作一片說也若見先說陰陽五行而謂
天命之性兼氣說見先說形而下而謂費為氣

為器是全失朱子本意語更詳之以稟祭酒丈
前何如其詞陶山只為他人慮耳公必無是不
須見還啓蒙翼傳送來則為幸然真逸手之云
公亦以彼為信然耶辭存與祭酒丈皆以為何
如耶朱子嘗云義理未安雖或傳以為聖賢之
言亦須有商量況此定非聖賢之言耶朱子若
果有此說何故都無他見稱處且所謂真逸手
有何義理事實耶千不是萬不是定是自誑誑
人之說耳慎勿輕信

答禹景善

費隱近見如何病甚昏眩不能再有開說然既
不見信雖說何益所慮論學而多誤害至於誤
人誤世甚可懼耳操舍非聖言出處亦家指示
甚幸前來諸說可論者非一二皆緣病困未果
及之恕察

公誠言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道字指理
言指氣言

答禹景善問目

握手所以斂手也既謂之斂手不可以二幅
斂也明矣或謂死生異禮死者之手不必如

生者之拱也是不然人之生也故其四肢亦
各放情故其始死也人子不忍死其親襲用
衣冠與平日不少變襲之斂手恐或不無其
義也家禮劉氏註云中掩之手終相對也用
二幅裹手各置于左右傍則安有終相對之
名字又有兩端各有繫繞擊一匝還從上自
貫向上鉤中指反與繞擊者結於掌後節等
語儀禮云牢中旁寸疏曰牢讀為樓義謂削
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若如瓊山之圖既失
所謂牢中之制而上下左右之繫各相對結
而已何必繞擊一匝從上貫向上鉤指反
與繞擊者結乎又何必削約之然後安其手
乎今以瓊山之圖欲倣儀禮之制非指不必
為亦不得為也所謂兩端各有繫者指左右
之兩端有繫云耳若如瓊山之圖正與瞑目
同制只曰四角有繫可也何必兩端有繫云
乎哉

握手之制在儀禮家禮有不可曉處奇明參考
訂論辨頗得詳細所以從來欲從其說以為當
用二幅但其施用曲折有未明了爾今奉示謝

當用一幅非二幅之意甚力正與明彥說相反
混以本末明了之見安能定是非於其間耶但
私心終不能無疑於一幅之說者儀禮用尺必
是周尺則尺二寸之帛僅當今尺四寸二分強
只用此一幅而裹兩手則兩掌裏面猶有不足
何能包及手表而可名為裹手來論謂之歛手
禮中但云裹手無歛手之說况儀禮設決麗于
擊疏云握手長尺二寸裹手二端繞於手表必
重二端之二今本作一必缺一畫也若用一幅
短帛如彼且不能出於手表安有相重於手表
乎此恐為用二幅之證也且疏以經之說來一
改為右手以記之設握一段為左手此亦似為
別用二幅之證也瓊山圖不用儀禮之制而自
出意造固不當引此而論儀禮之制也劉氏所
引禮疏云中掩之手總相對者似謂尺二寸帛
中折而掩手恰然周裏故云云似非謂兩手之
相對也來喻以兩手並置為象平時拱手亦恐
未然蓋人於平時或坐或立而拱手則其勢順
便令試於夜臥伸兩手相並而置於一處如設
握者然則兩掌所置正當兩股之間而臂肘所

在斜搭黮髀之上勢甚妨戾不便此豈如事生
之意哉故妄意以為不若分手各置兩股近旁
之為順且便安也不審於盛意何如

斬衰之用還經固為不是但朱先生何以兩
股相交之語只係於腰經之下而不言於首
經乎是非偶然而然必有其由也且先生之
為家禮書也不從古禮處多矣試以一事言

古經則哭踊有等家禮則哭擗無數古經則
小殮經帶家禮則成服乃經帶斬衰用環經
或者其類是乎有人云吉服筆飾在首凶服

麤飾在首環經比繆經未成而麤故在首腰
比首差輕故用兩股交帶比經尤輕故用四
股自上至下漸有等殺此言似有理又云古
則小殮環經成服繆經卒哭還加環經而朱
子從簡為禮只用環經都無數更之節此言
又與家禮卒哭條下楊氏說相類未知何者
為正耶

環經亦謂之弁經單服不絞蓋經之最輕者也
故用之於吊喪用之於未成服用之於卒哭後
從權服王事之人所謂金革之事無避者也雖

如功總輅服猶不用此沉擬於斬齊衰乎檀弓
註曰五服之絰皆繆惟弔服之絰一股今公何
乃致疑於此若凡學皆如此未稍恐不免多歧
亡羊之惑也

虞祭之前朝夕朔望奠而不獻虞卒哭之後
漸用吉禮則必用三獻固也但朝夕上食亦
必用三獻則迨於繁只用一酌則非祭之吉
未如如何而可耶世或有上食不斟酒者此
則務為苟簡夫不可從也革堂以謂古人既
葬之後恐無朝夕上食之體事有明證矣

生丁外憂居寒泉精舍只以朔望來拜几筵
若朝夕上食則先生豈可遠去几筵而獨寓
寒泉乎云云愚意以為既罷朝夕之奠又廢
上食之禮則几筵之設為何事耶無乃先生
守墓於寒泉而至婦進饌於几筵耶

虞後吉禮三獻謂如卒哭祔練祥禫等祭用此
禮耳上食非祭之比安有三獻但或人欲不奠
一酌此則又非也至於葬後上食與否許祭酒
所疑似然而實有未然者昔陸子壽兄弟亦有
此說又謂几筵不終喪而徹朱子力辯其不然

其答子壽書可考也夫几筵既云當仍設而終三年則上食決不可廢當如公說是矣朱子於寒泉往來之禮顧如彼混亦每疑於此而不得其說今亦不敢妄為之說恐只當從俗終三年上食每上一兩為是耳

喪三年不祭禮也朱子獨廢此一節恐有未安之論尤有以合今之宜得禮之正卒哭之後當依朱子之說行之可也但我國俗本不制墨衰出入只有喪服俗所謂深衣也著衰入家廟既云不可况服所謂喪服而行祭於

廟乎坐此廢祭尤未安其有不悖於禮而可以行之者乎為此欲追制墨衰以為廟祭之服則既有喪服又有墨衰事涉繁亂當如何而可耶不以繁亂為嫌而制墨衰以行之乎廟祭與墓祭同

今制未有墨衰恐未易論至此也或只用白衣無妨但冠帶用純白以祭亦極未安權用玉色未知何如或令子弟代行亦可

答禹景善問目

程林隱圖



此圖極好夫天地判後都是氣陰陽動靜只是氣氣上可推尋其理耳文王卦辭曰乾元亨利貞是先言氣也孔子曰易有大極亦先言氣也子思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亦先言氣也若非氣雖聖人難言其理也恐程朱所論亦不大過於此圖意思也

右蓮坊答草堂書也性傳昔在門下得見

復心此圖有疑致思未得其故偶與草堂語及之草堂亦疑焉即質于蓮坊則其論如是性傳之惑滋甚蓮坊此說若泛論理氣則可矣若論此圖則性傳所未解所謂氣上可推尋其理者以此圖觀之從左(☾右☽)上推尋其中○云耳恐不須著一氣字於中○然後可見其氣也若如此說只存得左(☾右☽)推其所以動靜而已矣何必更著中○為哉周子之所以為是圖者左(☾右☽)者所以狀其動靜也中○者所以狀其本體也左(☾右☽)

者所謂形而下者也孔子之所謂易而子思
之所謂鳶飛魚躍也中○者所謂形而上者
也孔子之所謂太極而子思之所謂鳶飛魚
躍上面侵得他如此者也理氣雖不可分而
二之而至論其源則其不可相雜也如此程
公之著一氣字未知果何謂而蓮坊為此說
亦如何耶先生批云此說得之

此圖與程林隱多不同當是記不全之故然以
中圈為氣之失則同而蓮坊大加稱賞何耶蓮
坊見理不分明至張氣太甚有此失無足怪

也獨程林隱一生林下工夫亦有此失可怪其
苟如二人說太極圖只陰陽一圈足矣何必別
有上一圈耶中圈亦為氣何更有陰陽圈耶又
況林隱圖則中氣圈外乃有太極圈是理中金
氣使人就理上求氣何有於就氣上求理耶元
亨利貞兼理氣不可言先言氣鳶魚就氣中指
出理非先言氣也





易道只是既濟未濟坎離只是氣氣者理之盛也理者氣之妙也非理體不立非氣用不行是故顯諸仁者氣也藏諸用者理

也花潭先生曰坎離藏用有形先是然明藏諸用之說也到得流行道始傳是發明顯諸仁之說也於此一圖卦上可見天地人三才之道盡之矣

右圖說亦蓮坊所著也中間氣字雖曰包理在中而以先儒中間曰處為太極之說觀之不無遲延耶理盛氣妙等語亦何從出耶九箇氣字何者為二氣九箇理字何以見一理未既齊二卦中有九氣九理而不見有一理二氣之實如何如何理盛氣妙皆未前聞

費隱之道分而言之則費自費隱自隱合
而言之則費之裏面隱亦在焉費與隱為
一體也不可謂形而上者為隱形而下者
為費也蓋費者屬乎氣隱者主於理理氣
雖是二物而其體則一也一之則不是古
今學者理與氣或太分而為二或太合而
為一殊不知一而二二而一為此無他故
也學問之功未能居敬窮理而盡精微也
右一齋谷南彥經書也草堂說費隱以形而
上下為言奇大升鄭惟一諸公皆以為否

而今觀一齋之說以費隱分屬理氣則然矣
而不可以形而上下為言者則與之同焉謹
按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下朱子之說
極分明一齋與奇鄭兩君何所見而非之耶
大抵學者於形而上下每欲分而二之者只
見得日用事物為形而下而不見得日用事
物之間又包所謂形而上在裏面故將形而
上者求之於幽深恍惚之地此亦可謂未能
居敬窮理而盡精微也如何
費隱以形而上下為言亦有近似者故朱門亦

有此說或曰李文謂費是事物之所以然某謂
費指物而言隱指物之理而言先生曰這箇也
硬殺裝定說不得須是意會可矣以物與理對
言之是如此只以理言之是如此看來費是道
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今據此而
看所爭所謂物與理對言之者即公所主許祭
酒說是也所謂只以理言之者即竒鄭二君及
鄙說是也然則公所主說亦不可全然非存然
細看此段看來以下云云可知先生之意終以
以理言之者為是矣至如公所舉本章小註先
生雖有形而下者甚廣之云必繼以其形而上
者實行乎其間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費
言用之廣也云云其不以費為形而下亦明矣
蓋來說之意緣見章內舉愚夫愚婦聖人天地
鳶飛魚躍等事物而言皆形而下者故欲指此
為費而其理為隱非不近似然柰形而下非道
何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
而一陽之理即道如此章許多事物非道所具
於事物之理斯為道既謂之道安得以形而下
者當之耶一齋之說一出一入令人不可捉摸

所見不明固應如此若如公說又欲合形而上
下作一團物事來說去此便是龜山楊氏無適
非道之說所以差入於指物為道之害不惟昧
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
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吾既知之則雖猖狂
妄行亦熟適而非道矣其可乎朱子論楊氏此
失即道不可離章或問之說幸考訂之何如
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也或讀書而思
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則窮理也

此薛文清語也存心端坐固為居敬起居行

事心專一則亦豈非居敬者乎大抵靜中稍
似有定而動處悠悠者學者之通患文清此
說偏及於靜而不及於動何耶性傳竊意靜
中易為力動處難為功學者靜中固當存心
端坐而動處尤當致力遇這事而心在這事
遇那事而心在那事然後可謂敬矣

以居敬窮理對言則如此說以敬兼知行貫動
靜言則如公說

一齋與韓胤明書亦云公退之日入直之夜
不輟居敬窮經之功以專指窮經而言若居

敬則豈只於公退之日入直之夜致其力哉
對言而互用功則此說無妨

明道先生曰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其鄉者推心之謂歟此非聖人之言也今按
程子此說大可疑蓮坊以為聖人之心不待
操而存程子無乃見得聖人之心而言耶蓮
坊所云亦未得契也未知如何

恐明道以出入二字為疑而云伊川謂亦以操
舍而言則其言乃無病蓮坊說未穩

大學序小註妙衷理妙字久不得明釋合

花潭嘗解云猶弄得意此言似善名悖如
何

妙字有自然合一運用不測之意花潭說也未
盡

割股先儒之說盡矣至於迫切之極既不可
取之他人則容有不得不權以處之者蓋此
外更無他道理則寧毀體以救親命亦人子
至痛之情然終不可以是訓人為孝故朱先
生僅有取於誠心無所為者然猶止謂之廢
幾而不以為至善也凡事到無可奈何處無

恰好道理則不得已擇其次者而從之亦此
一時所當止之處也然尤當審處不然或至
於乖僻亂道之罪也

右先生曾答李珣書也性傳所見異於是
大抵人子遇親之病迫切之至思所以調
治救藥者庸有極哉但用人肉而治人病
天下寧有是理耶明知其不然而姑且試
之明理者所不為也豈有毀體而可救其
命亦豈是一時所當止之處乎朱子庶幾
之書不過曰若誠心為之則猶勝於此

要譽者云耳非以此為是也金濯纓係非
鄆人對以攻昌黎公其言曰就令善醫的
方書以為非人肉合藥無良云爾將以彼
為誕坐視其母之死而不從耶性傳亦以
為苟有善醫者必不為此言濯纓雖惑於
此言而昌黎則必不惑於此言也如何
緣或問取其誠以為庶幾故向者為說如此後
來思之終覺有未安處此事當以昌黎與公說
為正

鄭直講來鄉時未相見中和刊謬釋事時未詳
問然子中之於我可謂相知之深不即毀去其
刊本恨在恨惟已作書懇于奇明彥行到中和
必索取其板燒火於眼中而後去此人達理非
齷齪必能如人意也文廣文素有文名而處心
行事多未合理觀此事亦可知也

答禹景善

江頭黯然之恨正如所論城中非不屢面病思
客況苦無頭緒每見見面而已今而思之似非
吾所為可謂自失其素志可懼可懼滉距行期

五七日間病極危擬自得服公惠平胃煎後稍
覺有生道至水路半程以後雖他病猶在脾胃
似稍實自是復素以至今日尚得支持藥力之
益人如此為公深荷深荷示喻發行太勿遽公
亦有疑於此耶自古人臣安有病極如滉不職
如滉而尚濡滯不去曰吾為山陵者耶今
朝廷夙夜之賢而為山陵者義與情兼全病
廢不職之人而為山陵者失義而徒情吾意
不幸而義情之不得兼全者與其失義而徇情
不若徇義而屈情也滉也從前病廢不職姑不

言禮判。寵命正當。新政之初而不能供一
日之職。人臣之義。掃地盡矣。其於致身之地。義
有不。行如此。則其當退身之處。義如。曠日復何
疑哉。顧今致仕一路。既已榛塞。他無乞骸得遂
之時。則前職已遞。後除未及。乃是無官職可自
由之日。乘此際而抽身以出去。雖欲從容而不
忽遽。何可得耶。人之言曰。君親一體。事之當如
一。此固不易之論。然其間又有絕不同者。父子
天屬。故左右就養。無方。君臣義合。故左右就養。
有方。無方者。思常掩義而無可去之道。有方者。

義或奪恩。而有不得不去之時。若事君者不知
有義而惟情是拘。則其所成就者。不過為婦寺
之忠。而其所蒙被者。已及於尸竊之誅矣。可哉
混於先王朝。累承眷命。而出萬死。辭避不
敢。冒受者。徒以有見於此。而不欲改本志也。今
反抱垂死之病負。新政之恩。顛躓無比。而猶
不去。一朝溘先朝。露於黯澗之中。則數十年來
所以苦死辭退之意。終何如也。吾用是安得不
及其未死而思去之。汲汲乎然。聞之諸公。皆以
混為非。豈易以開口自明之哉。惟公之疑不可

無一言以曉之聊此云云不知公意又以為何如

別紙

服中死者歛襲所用吉凶之服此亦所當議定而未有所考不敢輒為之說公須廣問知禮者後日示及望望若古禮未有考據而以意推之如公言用孝服似當然一用此服地下千萬年長為凶服之人此亦情理極礙難執處如何愚意襲用素服異巾帶歛時著身正服亦用素其餘顛倒用服雜用吉服當大歛入棺之時其孝

服一具與吉服一具對置孝服右而吉服左似有服盡用吉可以兩得之意不至長為凶服之人或非大乖否耶

前日金謹菴云有祖父母喪而遭父喪者不為祖父母追制服之文見於儀禮不知見儀禮何卷第幾板某條中字問金生示及何如

答禹景善 戊辰

別後惘然承示開慰辱詢盛意非昏廢所敢承報但有妄見以為不如且就所當用力處日加點檢溫習必有漸得力處此之生面工夫自是

不同知是而接以新做緒業則舊有據而新不
孤當有益矣如何如何祝文之疑錄在紙尾

別紙

家禮大祥祝文子某下當添入謹遣子某等
字不寧下當添入適嬰疾病遠離几筵未獲
躬奠采增號慟等字祝辭添此數語似可而
采增號慟與敢用語意不無不相屬之意耶
伏望下教

當依此行之但號慟之慟改作痛尤切以此接
得未有不可

答禹景善

鄭君重遭大禍天之於此一何如是之酷耶不
忍道不忍聞奔喪曲折古無可據雖有吾未知
之何敢妄云須更問知禮處然以臆料言之重
喪既成服在途恐只以重喪服行而至彼行變
成之禮似可蓋重喪遭禮喪當其事則服其服
既事反重服云別重服為常故也何如何如

答禹景善問目

今既成服當告南中訃音發喪則當別設哭
位就哭位時仍著衰服字所後斬衰出哭後

當還本喪次以待成服乎出在別設哭位以待成服乎若仍在別設哭位以待成服則其間亦當著衰服乎

此事亦未有考據但以意言之就哭位時不得已脫去衰服而就位自此至成服中間恐不可間間還著衰服入前喪次之理須待成服還脫而入所次矣然此亦斟酌而言須傳問而處之家禮奔喪條云若不得行則為位不奠此則為常時遭父母之喪言也今此之事雖曰非如此例若只設哭位而不為神位則哭而服俱無依向處不審何以為之

為位不奠之位非獨指哭位也固無謂設神位故曰設椅子一枚以代尸柩云云今亦恐當依此為之

答禹景善已已

混凡百如前行期且臨正如古人詩所謂北簷將歸且水濱者所慮惟有網羅之虞耳朝議德興君家廟已定營造又方議文昭殿增室補殿等事未定大憲白士偉今日入都云未期公來遲速悵戀悵戀

答禹景善

滉每事辭避難以在朝則行在閑初未知無作
魔事否在此不穩事逐日如麻安得不急於歸
計耶

答禹景善

四月十六日晦日五月廿四日三書備見趣操
佳勝深以慰釋出還之餘山中應接亦自不鮮
加以衰倦久溯報答愧不可言靜中收斂之難
比古今通患惟難處不以難而輟功久久而至
於熟者能收其故耳胡氏論祖功宗德之說如
彼然歷代皆有之朱子於宋室太宗仁宗外只
以高宗為不遷之主則未可遽以為非又恐胡
說近於始皇廢諡之說尤未安但此自是天子
之制非天子之國而用此說為可疑耳去乘崖
則墜墮脫流狗則觸訝最是難處然既不免出
世正當此處著工晦養中不廢猛省不使至猖
獗耳至於故山欲走之說則不然以君之事觀
之比一路豈可免耶所不可免而苟免一時其
終必有難處者於是不得已而就之則前後有
異不如因遂就之之為得也前日關西之行甚

不得已非避而去之豈可更以他計免也示詩拙和別紙呈似勿廣為望安道失學已甚可慮可慮

答禹景善

知已鎖直翰院事固如此雖歎奈何惟思盡職而已身既縈纏於此欲免自蹈之愧亦已難矣至如前書兩論其前者不為無理史官不言事國典既無許言事故事似不當出位而強作其後者乃無理之言時又有一種議論以謂弘文館下番入經席不當言事豈有上可而下不可者乎菊詞答詩可見一時禹感之意令人悲起懦只緣地禁有難於酬唱往復且誤後其所冀勿偏勿徇毋負所學

答禹景善別紙庚午

性傳反哭于家而往來展墓謬意始以為朔望之奠既行於几筵而又欲設於墓側旋被諸公明論悟其非而止之矣但吾東人四時節祠皆得墓祭故節祠則性傳依此往奠墓側而李養中以為寒食端陽則可矣正朝秋夕乃朔望也朔望殷奠也虛几筵而往奠墓

側不可云此說如何大抵第祠家廟亦當有事而以上墓之故不得躬蒞每令代行此亦未安曾見南中人前期三四日行事於墓側此與朱子所云鄉里所為者相似未知其果不違於義理也如何

葬後反魂已得古禮之意若朔望真真於几筵朱子所行已見於家禮言行錄大全等書今悟初計之非善矣至如節祠亦當於几筵行之但節祠古所無而起於後今人平日皆行於墓所如使三年內拜節祠皆歸几筵則禮既行亦

無所事是謂神不在於彼也查待喪畢然行始行於彼則無乃有求神於所無之嫌乎查於養中所謂正朝秋夕朔望之儀亦思得良是或此二節依南中所為而寒端二節用當日行於墓或正秋仍只行於几筵而餘二節行於墓恐皆無不可也如何

喪三年家廟行事固不可全然廢之而吾東人無墨衰難其服昔若先人之居憂也仰稟門下先生答曰云云規第以玉色乃既祥就吉之服決非墨衰之比似難輕著而且於彼

時有性傳在故只遵代行之教矣今則曾祖
以下唯性傳一身便無可代之人痛哭痛哭
廢而不祭則已祭則惟性傳當主不能臆斷
議于諸文論說紛紜未之適從伏望下教何
如金而精以為廢而不祭亦可云此則然矣
但居喪萬不及朱子一節而廢朱子之所嘗
行者無乃過乎如何如何此中有令婢僕代
行者此則如不祭也固不可論也

三年內家廟祭否先賢已有定論今以無思衰
致有諸論之不一愚意有子弟者念子必行之

上也無而自行者其服色前日謬論玉色
可其所謂白衣即河西所謂白布衣似若差可
所難者冠亦白布尤為乖異如何如何愚今又
思得一說與其創新而用白布冠衣就若做家
禮所稱墨衰之服其制如今直領樣冠亦用墨
一如侍者冠服而行事即去藏之以待後祭其
出入等時勿用中原例服之以取俗駭此意如
何但裏鄙意勿以語人恐大得衆誹也

答禹景善

六月十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書一時並至審

知自關西還本几筵曾問其間事勢皆出於不
得已有何疑於違禮意耶盡於彼而復於此情
義俱得矣滉在野不解職平生罪過在此一事
今可免此而每一箋狀之入輒為諸公所尼適
足以惹起 石旨之下中間雖有調 命非所
安也煩數惶恐具箋衣上鬱鬱悶悶曾孫兒在
京疫天情鍾義係兩皆非輕不以幼孩痛念無
已其父來在此賴金而精力措不至於漕壑之
委今蒙遠念別書垂慰感悚難喻前者馬 承
書以心事無聊且聞西行修報久闕甚愧 命
命以逃暑來在易東曾求諸書在家中箱篋未
由搜取只以頃來三書畧報耳伏惟照悉惟而
以時循勉不備謹狀

別紙

前論墨衰如侍者冠服云云侍者只有俗所
謂頭巾而無其冠又當著何帶

墨衰冠帶之制未詳率意言之未安然似不過
冠頭巾而帶亦墨耳

期而功衰之大只見於戴記問喪雜記等篇
而未見於儀禮經傳是何耶抑有之而性傳

不能詳考耶古者卒哭亦有受服而家禮無此節次故性傳依此行之今於期亦只依家禮故布為冠去首絰負版辟領衰而不別有功衰耶何以則不戾於聖賢制禮之意耶家禮雖不言中衣而性傳依古禮制之今不可不受以練如何

功衰之不見儀禮經傳示不知何故卒哭受服家禮闕之於期亦只練布為冠去首絰等不別有功衰乃古今損益之宜項年廷議國恤於練亦以不別制服為定今當遵依練中衣則

依示為當

以練為冠則武纓當用漚麻俗所謂頭巾亦皆當練如何

既以練為冠武纓自當以漚麻為之頭巾亦當用練不可獨仍生布也

屨家禮言以粗麻儀禮曰管屨楊氏以儀禮為正今若依古禮於期當受以繩屨如何屨依楊說受以繩屨合於漸殺之意也

金而精製上深衣幅巾果不戾於古制耶而精製寄深衣未知盡合古制與否而大槩似

得其體間中可時著了惟幅巾未敢便以為得
古制且其著用非但駭俗於已亦殊不便故不
用而始以程子冠之類代之
廷事今如何舉朝欲洩與憤甚好但天意
如是恐或別生他端如何如何不勝憂悶
子進才出為人所推作如此其事所從來想遠
而其及亦豈止其身耶然非遠外所與知也奈
何

答禹景善

秋間累蒙寄書具悉孝候交勝慰釋何喻顧

近來老健特甚眩瞶日劇而後生輩枉來相
懇謝不得遣者非一二以此重為所困日用之
間頗無餘力致於人事多曠濶所得書問不以
時答今當修復或尋不得元書姑將八月二十
三日書草報所云眼患今如何也別紙所詢妄
陳在別幅皆恐未當或備參商耳近思疑目今
未及報為愧滉諸老一事欲俟朝廷事定之
日久無了期不得已近又上箋狀不知如何方
此憂悶

別紙

前論墨衰更思之上衣下裳一如正服之制
而但墨其已冠與巾亦必用墨為之而只去
腰首經如何

墨衰既曰衰矣似當如示然未有考據不敢索
言之耳

按家禮凡祭進饌在初獻之前侑食在終獻
之後墨祭獨無此兩節丘氏儀節敷衍其禮
一依家祭之儀未知何據或又因此謂墓祭
不設飯羹故無侑食之文既有三獻盛禮不
不具酒食寧有是理愚意原野之禮所當以

殺於廟寔之事故少變其節亦是情禮定因
然也如何其節次何以則可飯羹魚肉並與
蔬果而同進插匙正筋即在降許之後耶

墓祭無進饌侑食之節或人以為不設飯羹恐
其不然也示喻原野禮當有殺云云此為得之
况今宗法廢而不行人家衰子孫不能盡孝敬
於家廟之祭而墓祭不得以不重乃反疎畧知
此無乃未安乎故竊謂依丘氏禮行之無妨

親盡之主當遷於最長之房而勢有所不能
然者則出於祠堂而安于別室不得已也四

時之亨共設於正寢則是涉於祭五代之僭
廢而不祭則又大遠於情禮如何愚意享日
之曉先就別室行事於遷主然後奉四代之
祭於正寢如何或倣古制疎數不同之義只
於春秋設之亦庶乎可也如何前日再襄每
教以難言然當此變禮豈可諉以難處而每
於失禮之中又失禮乎伏望明誨

親盡之主四時共設於正寢實為未安奉安別
室只於春秋設祭似為處變之宜然終未必其
當否

朔望之參必設酒果而主人或有疾或遠出
子弟又無代行之者則姑廢不設似合情禮
世俗或令婢僕為之其瀆褻不敬甚矣如何
且其設酒果若只為參禮而起者則子弟雖
存不可無主人而擅入祠堂獨行參拜如何
朔望真專為主人自展已思慕之誠而有故
而使子弟猶或可也婢僕必不可也俗節之祭
亦然然此事今世或已他居者於墓祭等事不
得已有令婢僕代行者又使盡廢尤甚未安如
何如何

祖先生日設奠舉俗鮮有不行者而性傳之家亦未免有此事但並設祠堂又更瀆亂故出祭于寢非禘非忌而出主行事亦極無據從此欲廢而行之已久遽然矯革在所難處與其未安於瀆亂寧失於遽改耶如何生忌之說出於近世寒門所未舉行今乘垂問怵然搶然未敢妄有所對

附主當於祖考妣室西向奉安而國俗祠堂例不寬敞龕室亦小然平時則或可以容附主至於朔望俗節設酒果之時尤覺不便

如何家禮祠堂圖置附位於堂東壁下此何所據耶

附主相考妣室西向奉安古禮然也今祠堂異室而龕小難設正如所論嘗反覆籌度未得其宜朱先生非不知其然尚以愛禮存羊之義不敢變其所附位置之他處今亦何敢輕為之說欲從古禮者不如寬作龕室令其可容西向之設及其設酒果時出置東壁下行之度或可也如何如何

我國人家正廳南北長而東西短凡四時大

祭於北壁下自西設位狹窄難行不得已高
祖在北曾祖祖稱分東西相對若昭穆之列
者祠堂既為同堂異室之制而至此乃變其
位無乃未安如何
正寢設祭位有大屋可依禮設者自當如古其
不然者不得不隨地形排設雖若未安亦無如
之何矣

辛酉四月先生答鄭子中問目云有子之妻
則既祔而主還几筵及喪畢仍祔祖妣或別
置他室可也云云家禮祔下高氏別室藏云

之說先儒非之未知如何

妻喪高氏別室藏主之說先儒非之固依禮文
而云也混所以云云者夫尚主祭如設酒果等
時夫拜跪庭下而妻祔祖妣龕有所未安權藏
別室恐未為大失故耳如何如何

在義為理嘗觀語類論人生稟賦理有善惡之
理字曰理猶云理當如此又云理只作合字者
竊謂此義字亦以此類者蓋指合當有此理處
名之曰義耳

物格物理之極處等釋及無極而太極鄙見皆

誤已改前論矣今適便遣微當寄呈

答禹景善

想今練期已過俯就文勝矣示事果有之宜以
為未安若如司馬公問除給事中而薦名告之
則果非矣或於言談間偶舉名而其名出於薦
中則意所不及何過之有是謗者自作險耳然
此等事常須十分持或苟不自慎不可徒咎人
也混老昏無可言于昂目覩而去寓婦腫證尚
未針破安道妻哭子致傷亦病重云憂煎不
時事如許莫知端倪目夕憂惶前上箋狀久

承命况惕尤深奈何奈何

榻前所陳識不及故也何可責備今來示目畧
注其下奉還近思示目今亦未報愧多慢也餘
在子昂不宣

高峯不收何足嘆也不收乃好何者收則益難
處而適所以激生他患故也

別紙

或因小祥止朝久哭之文拜與上食時哭臨
而廢之愚意恐未可也禮當漸殺練後朝夕
之哭止之無疑但上食非知朝夕之比凡筵

有奉而不為哀臨或乖人子之情如何金而
精亦云當拜止之未知其果合情禮也伏望

下誨

細觀禮意卒哭漸用吉禮朝夕之間哀至不哭
猶存朝夕哭練而止朝夕哭惟朔望會哭衣漸
殺服漸殺哭亦漸殺也若猶朝夕上食哭不應
曰惟朔望哭而已今欲以已意行之亦恐未安
古之篤孝一節人或有如此若知禮君子自當
依禮盡誠而行之恐未宜特出踰禮之行以徇
情而掩禮也夫苟徇情以行則情何窮之有

練後雖廢朝夕之哭而只於晨昏展拜几筵
似合情禮或云禮無明文難以義起或謂家
禮有晨謁祠堂之文依此只得晨謁為當夕
則不可愚以為未然几筵三年不廢生事之
禮恐與相堂有異晨昏之禮廢之實所不忍
且嘗見朱門人問於先生曰趙子直晨昏必
謁鬱堂而先生只行晨謁如何先生答云昏
則或在宴集之後此似未安故只用晨謁云
云以此觀之先生不以晨昏之謁為未當而
只以宴集等有礙不可行故只存晨謁之禮

也憂人既無此等事而況几筵與祠堂不同
晨昏之謁未有所妨也如何金而精亦以鄙
說為是

來說欲行朝夕至當至當

金而精制深衣用綿布性傳疑其當用白麻
布金云凡禮言麻布者是麻布只言布者皆
是綿布也故大小歛之絞皆用綿布為是此
說如何五服之布亦不言麻布而只云生熟
此其為麻布則深衣白細布之獨為綿布何
義耶

亦未知的是何布然綿布鞞無乃好乎

國法三歲前收而養之者名之曰即同己子
而其子女為其所養父母行齊衰三年或所
生父母在則降服期然則為母之養父母亦
依外祖父母例服小功之服乎伏坐下誨

此等變禮無經據而率意言之皆涉謬妄但疑
母既以為父母子安得不以外祖父母服之耶
物格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謬說改定及無極而
太極亦改前妄兩草本拜家禮主饋等設各一
件附子昂去取者亦以示金而精病倦未能各

呈一本無極釋之謬草堂公亦深病之亦望呈覽令知之者之有悟日也

答禹景善問目近思錄

生之謂性性傳按朱子分三節今與葉氏所分不同

非但與葉氏不同朱門所分節見於語類者亦有異同綴此段難看故所看所分亦不同當各隨其義而通之耳

手無足蹈 有一處記盧蘇齊事云少遊泮中一夕登明倫堂忽然起舞性傳疑其不然

問許草堂草堂乃舉此孔子說且言之曰汝看書看義理能無鼓動時乎性傳云此則有之豈至起舞草堂曰樂之淺者只鼓動而已樂之深者必至起舞仍言花潭見佳山水必舞近見蓮坊錄花潭言行一條云余與友生訪先生不過先生追至滿月臺進蕙以粥先生曰吾平生罕食乾飯此粥乃吾本分遂起舞使我歌之余其時不知舞之之意老來方知其意未知程子此言果如草堂之論花潭之為乎

求而有所得其樂不可勝孔子之言曰發憤忘
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程伯子之言曰吟
風弄月以歸者吾與點也之意此類甚多然未
聞真起身以舞也孟程所謂手舞足蹈亦言不
勝其樂之意耳惟邵康節詩曰儘快意時仍起
舞又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晦菴嘗譏之曰若是
真樂安有攻心竊恐此康節之所以為康節而
有異於禮朱處也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